

☆ 共和国纪实丛书 ☆

八宝山纪事



共和国纪实丛书

八宝山纪事

(二)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九章

贺龙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六年后，
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一连鞠了七
个躬。

- 3. 孤寂的八宝山送走了贺老总 (353)
- 4. 在老山骨灰堂地下室 (355)
- 5.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357)
- 6. 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362)

第二十章 (366)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去世后，他的骨灰盒
是倒着放在八宝山的，后来骨灰盒才被正过
来。

- 1. 最后的岁月 (366)
- 2. 倒放的骨灰盒 (371)
- 3. 选择共产党 (377)
- 4. 毛泽东表扬了他 (381)
- 5. 装甲兵司令 (384)
- 6. 平反昭雪，骨灰盒放正 (389)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391)

原国民党行政首脑翁文灏,去世之初葬
于八宝山,后移葬万安公墓。

1. 翁文灏病逝北京 (391)
2. 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 (392)
3. 设立地震台 (394)
4. 历史留下的遗憾 (396)
5. 不愿从政,但终于从政 (397)
6. 犹豫彷徨,终归故土 (401)
7. 盖棺论定 (412)

第二十二章..... (416)

法学界的先导谢觉哉,骨灰在八宝山悄
然摆放九年之后,才被特许覆盖上了中共党
旗。

1. 谢觉哉一天不死要操劳 (416)
2. 用生命来保护自己的日记 (422)
3. 骨灰盒覆盖上党旗 (427)
4. 秀才入中共 (430)
5. 毛泽东的秘书 (435)
6. 长征路上不老松 (438)
7. 特赦溥仪 (445)

第二十三章..... (451)

陈毅元帅是第一位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讲:“陈毅是个好同志!”

1. 八宝山接受紧急任务 (451)
2. 赶快装炉子 (455)
3. 301 医院 (459)
4. 追悼会如期举行 (463)
5. 江青找厕所 (470)
6. 毛泽东最后一次来到八宝山 (474)
7. 关键时刻扩音器不响了 (482)

第二十四章 (486)

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军械工业生产的功臣王树声大将走向八宝山。

1. 大将去世 (486)
2. 三过草地 (488)
3. 孤雁归延安 (496)
4. 周恩来评价王树声 (504)

第二十五章 (514)

拥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勋章”的将军、共和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傅作义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

1. 悼念一位前国民党将军 (514)

目 录

- 2. 守涿州 (515)
- 3. 抗日战争显英雄 (518)
- 4. 创造北平方式 (524)
- 5. 新中国的水利部长 (526)
- 6. 八宝山,悲痛的记忆,深切的怀念 (532)

第二十六章 (534)

从小敬仰岳飞的陈明仁将军,身上覆盖
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 1. 了结心愿 (534)
- 2. 向陈明仁看齐 (540)
- 3. 打日寇实现报国梦 (545)
- 4. 弃暗投明,归向人民怀抱 (548)
- 5. 倍受重用,为新中国出谋划策 (554)

第二十七章 (557)

从广东陆军小学的英俊少年成为共和国
一代将星的张云逸,带着他一生的传奇,最终
也来到了八宝山。

- 1. 将星陨落 (557)
- 2. 从同盟会员到百色起义 (559)
- 3. 出使福建 (564)
- 4. 矢志跟随毛泽东长征 (569)
- 5. 毛泽东的牵挂 (571)

第二十八章····· (576)

横刀立马闹革命的彭德怀,在无尽的冤屈中去了。四年后,八宝山终于迎来了他漂泊的孤魂。

1. 侄女送伯父 ····· (576)
2. 年关暴动 ····· (581)
3. 活捉张辉瓒 ····· (588)
4. 跟随毛泽东长征 ····· (591)
5. 保卫延安 ····· (595)
6. 志愿军司令员 ····· (608)
7. 体察人民疾苦 ····· (614)
8. 最后一次见毛泽东 ····· (620)
9. 不屈的老人 ····· (623)
10. 魂归八宝山 ····· (627)

第二十九章····· (631)

清末的秀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临终时很不放心说:中央还有绊脚石。

1. 举国同悲 ····· (631)
2. 清末秀才 ····· (634)
3. 踏上共产主义之路 ····· (635)
4. 国民参政员 ····· (638)
5. 签署联合国宪章 ····· (642)
6. 中央还有绊脚石 ····· (647)

目 录

第三十章..... (650)

还历史以公正,阴谋家康生的骨灰被逐
出八宝山。

1. 历史的误会 (650)
2. 康生的三级跳 (652)
3. 投向陈独秀的重磅炸弹 (661)
4. 延安“抢救运动” (670)
5. 《林彪文集》胎死腹中..... (676)
6. 残害刘少奇的主谋 (681)
7. 被赶出八宝山 (685)

第三十一章..... (690)

十里长街上,万民送走了周恩来;八宝山
迎来了好总理,他化作一缕青烟,又回到了人
民中间。

1. 吴德亲临八宝山 (690)
2. 违抗指示 (692)
3. 人民的心愿 (695)
4. 八宝山人全力以赴 (697)
5. 活人进火化炉 (698)

3. 孤寂的八宝山送走了贺老总

灵车驶到八宝山已近午夜12点。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门口，前边的吉普车向右一让，司机从车窗里伸出手挥动着让灵车先走。他们不熟悉八宝山的路，小张短促地按了一下喇叭，一加油开到前边带路。

公墓漆黑一片，万籁无声。灵车大灯射出笔直的两道光芒掠过一座座坟墓和一个个墓碑，墓碑上逝者的像片象是在看着他们，猜测着又来了哪位客人。

灵车在古柏苍松遮掩下的水泥路上左拐右弯，远处突然闪现出一点灯光，车上的人都清楚那是火化车间的灯光，紧绷的一颗心也缓缓地放进肚子里。

灵车一直开到火化车间的门口，吉普车一左一右地停在灵车两旁。军人们跳下车，“乒乒乓乓”地关上车门，这声音响在夜里，连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一阵夜风吹来，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令人直起鸡皮疙瘩。负责的那个军人对彭志刚说：“抬下来吧。”这些当兵的话很少，从打见面起，他就没吐露一下死者是谁，连个化名也不讲。

彭志刚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

“好了，没事了，你们休息去吧。”为首的军人客气地对彭志刚说，话虽客气，无疑是为了保密起见不容违背的逐客令，彭志刚等人也不傻，听得出话音，他们也知道这类政治任务为了保密起见，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接尸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负其责。火化的不知是谁接的尸，烧的是

第十九章

谁，收骨灰的不知是谁的骨灰，什么时候烧的，接尸的不知是谁烧的，骨灰放在哪儿。负责安排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那我们就走了。”彭志刚三人和军人们打个招呼算是告别，知趣地离开了火化车间。王锋临走时，回头向车间看了一眼，见是刘占海在车间值班，他已在炉前做准备了。

火化车间，刘占海已等了好几个钟点，他听见汽车马达声就从休息室出来，果见彭志刚、王锋和张克安把接来的尸体放在轨道车上。他见有军人在一旁就没走过去。他是党员，经他手火化的领导人多了，这回他一看这阵势就八九不离十地猜到是犯了错误的领导人逝世了，又是连个姓名也没有，连个脸面也不让露的孤魂。有这类政治任务，最好把自己当做聋子、瞎子和哑巴，看见的装做没看见，听见的当做没听见，不该说的，不该问的，绝对不说不问，把这秘密长久地埋藏在心底，让岁月慢慢地磨去真实的记忆。征得军人同意，刘占海在几个军人十几只眼睛的注视下，按动电钮把轨道车调到炉口，他回头看看负责的军人，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刘占海就把轨道车送入炉内，车子自动打开，尸体落在坑面上。由于炉子白天烧了一天尸体，到现在炉温还很高，尸体一进去便腾地燃起烈焰，裹着尸体的白布单燃起桔黄色的火苗，烧成的黑灰在热浪的冲击下在炉内上下翻飞舞动。火焰严实地包住了尸体，看不见炉内是何人。

刘占海关好炉门，到后面调整好风门、油门，又从观察孔看了看燃烧室，见一切正常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上，他扭头见还有几个军人，便问：“抽烟吗？”军人摆摆手：“我们自己有。”他们掏出自己的烟吸起来。不知他们是出于客气，还是怕沾上火葬场的晦气。

见军人们不抽自己的烟，刘占海又客气地问：“到休息室

歇会儿吧。”军人还是摇头拒绝。刘占海只好随他们去了，自己到休息室抽烟看报纸消磨时间了。过了半个小时，刘占海出来观察了一下火化情况，调整了油门风门。那些军人们还尽职尽责地守在炉旁，没有丝毫的困意。那个负责的军人可能为了驱赶困意，在火化车间里背着手来回踱步，刘占海也当过兵，知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执行任务就要严守纪律，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是绝对不会进屋休息的，便不再请他们进屋，自己回屋接着看报纸去了。

凌晨一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子出灰门，见尸体已火化完毕，一块块雪白疏松的骨灰已掉落在坑底，有的骨灰还通红的，可以熄火了。于是他关油门，让风门继续开了一会儿，让炉内降降温，然后开始出灰。这时军人们也围拢过来，好奇地观看人火化后到底烧成什么样子。

刘占海用钎子把灰扒出来，接在接灰斗里。骨灰还烫手，晾了一会儿，一个军人拿出一条早已准备好的白布袋撑开：“倒进来吧”刘占海端起灰斗把骨灰倒进骨灰袋，心里却在想，又一个冤魂离开了人间。

军人把骨灰袋扎好，说：“好，辛苦你了，我们回去了。”军人们也不和刘占海握手，刘占海猜测他们可能也忌讳这个，也就照干火化这行的规矩不说“再见”、“回头见”、“有空来”一类的客气话送别，只是说：“慢走，不送了。”

军人们上了车，马达一阵轰响，车子消失在林间小道上。

4. 在老山骨灰堂地下室

两天之后，有两个军人来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

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它几栏都是空白。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于是业务人员就给他们办理了存放证。因为具体承办人员不了解死者是谁，以为是军人亲属或是普通军人，所以就按顺序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任谁也猜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的骨灰盒。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把军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号码位置请他们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7元一个最廉价的一种，揣摸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可奇怪的是两个军人把骨灰盒放下转身便走了，而不像其它死者亲属或单位代表，一般举行个小仪式或献个小花篮什么的，工作人员摇摇头，啧啧嘴道：“人死如灯灭，人啊，是最无情无义的了！”

就这样，贺龙元帅就身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与百姓们在一起，享受不到和他的那些老战友、老同事一起进入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的殊荣和待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外面的世界不断发生着变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科技的，唯有这里没有变化，真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岁月的尘埃覆盖在骨灰盒上，每年的清明节或是死者的周年，老山骨灰堂总要有成千上万死者的亲属前来扫墓、祭奠亡人。他们把久藏在地下室的骨灰盒拿到外面，让它重见天日，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体味到人间的亲情。人们抹去骨灰盒上的灰尘，把鲜花、美酒和食物敬献在亡人的骨灰盒前，鞠躬致哀、寄托情思。唯独这个骨灰盒从未有人祭扫过，孤独地呆在地下室骨灰架的最底层，好心的骨灰堂工作人员见无人祭扫这个骨灰盒，便隔一段时间把它擦拭一遍，不让它蒙染灰尘，好歹生前是个人啊！人们总是有同情心的，同情弱者，同情被抛弃者，既然别人不来祭扫亡灵，八宝山人不能亏待了他，谁让他死后来这里安家落脚呢。

5.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一晃就是6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又神话般地出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的工作已经开始。中国的天空又出现晴空和阳光。被冷漠遗忘6年的黑色骨灰盒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

1975年6月初的一个日子里，八宝山业务科的赵德路仍和往常一样忙碌办理丧葬业务。

“老赵，你出来一下。”

赵德路抬头一看，是副主任赵玉亭在叫他，便答道：“没看我正忙着呢，有事就在这儿说吧。”两个人都是很早就来八宝山工作的老殡葬工，彼此都很熟，说话也不用客气了。

赵玉亭见屋里人很多，就说：“你出来。有事，先把活放一会儿。”

赵德路见赵玉亭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样子，估计是真有事，就跟他来到屋外。

走出屋，见有两个人已等在那里。一个军人他认识，是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高级领导在北京去世的后事都由他具体来办，办手续时经常和赵德路打交道。另一位中等个，穿一身蓝色中山装的人就不认识了。

赵玉亭给他们互相介绍：“这是我们业务科的老赵。”他介绍穿中山装的人说：“这位是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同志，石科长就不用介绍了。”

第十九章

赵德路和他们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干殡葬工作的，人家不主动握手，自己是从不主动伸手的。免得强人所难或人家不伸手给自己下不来台，搞得双方都尴尬。

赵玉亭说：“老赵，你陪他们到老山骨灰堂取个骨灰。”

“到老山骨灰堂？”赵德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来取骨灰的人又是中央、又是军委的，死者肯定是高级领导，可骨灰怎么没放革命公墓骨灰堂，却放老山骨灰堂。不对吧，那里是平民百姓存骨灰的地方呀。

赵玉亭见赵德路还想问什么，就说：“是老山骨灰堂，你陪他们去吧。”

赵德路那时也刚从干校下放劳动回来，办事说话还是习惯地谨小慎微，见赵玉亭不说，他也就不再问，言多必失的道理他知道。

“老赵，上车吧。”军委的石科长催促老赵，“车在这边呢。”

赵德路这才看见不远处停着两辆黑色卧车。他和石科长坐进前边的那辆白牌的军车，中央专案组的人坐进后面蓝牌的卧车，一前一后向老山骨灰堂驶去。

老山骨灰堂在八宝山西面不远，坐车几分钟就到了。两辆小车顺着旁道开上高高地建在山坡上的骨灰堂，下车后，赵德路陪同他们一起走进骨灰室。

一进骨灰堂大门，就见刘春生在门口值班，他见门口开来两辆车，就知道来者非同一般。1975年还不像现在，那时候能坐小车是一种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他又见来人由赵德路陪同，更知道是有来头的，来取的骨灰也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忙迎上去问：“老赵，有事吗？”

“嗯，这两位同志要取个骨灰。”赵德路指指旁边的石科长

两人。

中央专案组的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骨灰证给赵德路：“就是这个人，麻烦你去取一下吧。”

赵德路接过骨灰证，低头看骨灰证上填写的名字是王玉。他脑子飞快地搜索着，那时重大活动报纸上刊登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名字，好象没有这个名字呀，何况这名字像个女人或小孩的名字。嗯，不用说准是为了保密而用的化名。他把骨灰证交给刘春生，刘春生看了看：“在地下室呢，咱俩去取吧。”“那好，石科长你们就稍等会儿吧”赵德路说，“要不到屋里坐会儿？”

石科长摆摆手：“不用不用，别客气，我们就在这等会儿行啦。”

刘春生在前引路和赵德路沿着地下室一级级的台阶走下去。迎面扑来一股地下室特有的阴湿气味。拐过两个弯就到骨灰室了。这里竖着一排排高大的骨灰架，上面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的有许多格子，都按顺序编了号。此时，骨折架上众多的骨灰盒上的死者遗像或微笑、或严肃地注视着这两位走进他们那个世界的人。静谧的地下室，即使极轻的脚步声也能引起很大的回音。赵德路搞了20多年殡葬工作，可每回到这里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刘春生业务挺熟，熟知每一个骨灰盒摆放的大体位置。他拐了一个弯，径直来到西边一排贴墙而立的骨灰架前，又看了一下骨灰证上的号码，弯腰从架子最底层取了一个骨灰盒交给赵德路：“给，就是这个。”

“是这个么？不会错吧？”赵德路接过骨灰盒有些不太相信，这7块钱一个的骨灰盒能是大人物用的吗？连一般的群众，家庭稍微过得去的也会买个好点的骨灰盒，这对死者，对

第十九章

活人都是一种慰藉。再说这个骨灰盒边连个照片也没有，上面蒙了不少灰尘，刘春生摸过的地方清晰地留下几枚指印。存放时间肯定有几个年头了，而且必定没有亲属来祭扫，否则骨灰盒不会这么脏。

两人捧着骨灰盒一步步沿着楼梯走上来，出门，眼前突然一亮，在地下室阴暗的灯光下呆久了，眼睛不适应外面明媚的阳光了。他们不得不眯起了眼睛。

“取来了。”石科长快步迎上来接过骨灰盒。他见骨灰盒上有许多灰尘，便说：“老赵，给找块布抹一抹吧”

石科长把骨灰盒放在走廊下的石凳上，问赵德路：“没错吧？”

赵德路又看看骨灰证肯定地点点头：“没错！”

中央专案组的人也进来看了看：“对，是这个。”

刘春生找来两块干净的抹布。和石科长一起把骨灰盒上上下下擦得一干二净，显现出黑色大漆的本色。

石科长俯身捧起骨灰盒对中央专案组的人说：“那就交给我了。”

“可以。”石科长又放下骨灰盒，从左上兜里掏出钢笔，四下摸索着口袋找纸。

“我给你找张纸去。”赵德路从办公室一张桌子上顺手拿了一张信纸给石科长，石科长就着石凳在纸上写下一行字：“今收到中央专案组一办交来王玉（即贺龙）骨灰”。下面是落款和时间。

赵德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家伙，原来王玉的这个骨灰就是贺老总的骨灰？！也不如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从未听公墓有人说过呢。怪不得好几年听不见贺老总的消息了，原来他早已离开了人间。真想不到堂堂的大元帅竟会屈身

在老山骨灰堂地下室内这么一个廉价的骨灰盒里，多少年无人问津，悲哉，哀哉。今天取骨灰必定有缘由，说不定贺龙元帅要熬出头了。

石科长写好收条，递给中央专案组的人。那人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收在公文夹里：“那好，你们忙吧。我先回去了。”他和赵德路握握手，钻进卧车先走了。

石科长把贺龙的骨灰盒抱在胸前，告诉司机：“去公墓礼堂。”赵德路也不知他要去干什么。

到了礼堂，赵德路抢先下车，拉开车门，请抱着贺龙骨灰的石科长下车。

石科长捧着贺龙的骨灰盒熟门熟路地走进第一休息室，赵德路接着进来，见一室已经有所准备，迎面的长茶几上铺着雪白的缎布，上面摆放着一个高级领导人用的楠木骨灰盒。屋里已经有几个人了，赵德路没见过贺龙的家人，但从他们的身份和神态上可以猜出是贺龙的亲属无疑了。

石科长轻轻地把贺龙的骨灰盒放下：“老赵，帮我换一下骨灰盒。”石科长把贺龙的骨灰盆打开，取出白布袋装着的骨灰。赵德路把桌上那个100元一个的骨灰盆打开，取出红绸布的骨灰袋撑开。石科长小心翼翼地把贺龙的骨灰倒进红绸布骨灰盒里。

这时，他俩身后传来贺龙亲属们轻声的哭泣声。是呵，谁能不难过呢！想亲人，盼亲人，几年间亲人音讯全无，所盼来的却是亲人的噩耗，见到的却是亲人的骨灰，这沉重的打击谁又能承受得起呢？！

石科长倒完贺龙的骨灰，把那廉价的骨灰盒放到一边，把红绸布骨灰袋叠好放进骨灰盒，两人起身站在一旁。这时，赵德路发现这只楠木骨灰盒上放着一帧贺龙的照片，他从放照片